

## 「天厚其人，眾患燬之；天薄其人，眾幸誘之」 ——高僧紫柏老人勵志金言的體悟 曹仕邦

筆者早年從香港商務印書館購得他們出版的；因滯銷而廉售的《緇林尺牘》。從書中收集歷代高僧所寫的文件中讀到晚明紫柏老人<sup>1</sup>的〈答于中甫書〉，內中有本文題目所示的兩句勵志的金言，對筆者一生受用很大，因此撰寫本文向讀者們推介。

這封信，是採自明釋德清（一五四六—一六二三）校閱的《紫柏尊者全集》<sup>2</sup>卷二三，略云：

天厚其人，眾患燬之；天薄其人，眾幸誘之。汝連年親涉眾患，天實厚汝而燬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福薄種子也。直以忍辱為海，汪洋包納，將來受用，未易量矣（頁五一七正面下、背面上）。

釋真可<sup>3</sup>尊者這番話的意思是：倘使上天要厚待一個人，便給他降下許多禍患，使他從應付這些禍患中得到人生的煅煉，終而成了一個有作為有成就的人；倘使上天要薄待一個人，便賜給他許多幸運的遭遇，使他因生涯一帆風順而不知警覺，終而走向墮落之途。因此紫

柏老人提醒連年遭遇禍患的于中甫君：這其實是上天眷顧你而賜你受煅煉的機會。更建議他用歡喜的、包容的態度來接受這些「連年親涉眾患」的煅煉。

何以「眾幸」可以「誘」使一個人墮落？觀乎近日港、台兩地都出現「淫照」事件，拍攝淫照的主角都屬家境富裕，不愁衣食的富家少爺，可思過半了。而「眾患」何以「燬」煉一個人，則若非將自身經歷道出，不易講個明白，而我也深幸自己曾有過這些經歷！

記得距今六十多年前，筆者從香港一家「學店」式經營的高中<sup>4</sup>畢業後，由於在本地升學困難，乃跟班中若干同學一起報考在台灣的大學<sup>5</sup>，筆者幸運地考上，成了第二屆來台的港澳學生<sup>6</sup>，被分發到「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史地系就讀。於是高高興興地跟其他考上不同大學或大專的人乘舟北上求學了。

孰知抵埗之後，在校園馬上受到歧視，因為本地師生一直互相散播我們是降低錄取標準而考上的，當年十七、八歲的我，面對這種排斥也無可奈何。

就學第二年時，筆者被選為男生宿舍的膳食委員會的主委，由於沒有什麼人生經驗，再加上當時的委員們大部份不肯跟我合作，於是弄得伙食一團糟（至今我仍深感歉意），不但被查帳，更被貼大字報抗議！筆者在又忙又亂且緊張不安的情況下，功課無法跟得上，結果被師院開除，只好灰頭灰面地回到香港。

返港之後，先找上一份補習班的工作來謀生，在這一對一或一對三、四的教學工作中，使筆者接觸到下層社會中有上進心的人，從而多少了解這類人的心態，這對於後來從事歷史研究，大有幫助。

補習教師收入微薄，不得已，筆者改到一家紡製織布用的棉紗底紗廠作書記工，每天帶領四位中年潮州苦力押著裝載產品的貨車往香港和九龍各織布廠送貨。這工作雖然辛苦一點，但卻教筆者接觸到更下層的人，也多少了解這類人的心態，同樣對後來的歷史研究有大助。此外，每天要應付四位作苦力的中年同事，更要應付廠內外各式各樣的人，使筆者為人處事，日漸成熟。

就在工廠生涯的日子中，先嚴忽然發財了，筆者也辭去工作回家了。筆者是個有骨氣的人，即時商得雙親同意，託人帶一筆錢到台灣，再由這位朋友在那邊找人代為向師院辦理因被開除而歸還兩年所領公費（本來

師院並未追繳），換回一份「（四十八）師大教字第八九六號證明書」，這證明書<sup>7</sup>是筆者跟師院一切手續已清的憑據！

既已離開紗廠，筆者會起過很沒出息的想法：「如今中華民國對港澳學生的錄取更寬<sup>8</sup>，我何不再在港投考，不管考上哪一家大學；甚至「華僑先修班」<sup>9</sup>。也入學，然後向家裡要求因赴外地就學而多給零用錢，再以這些錢加上以前工作時的存款，作為赴台時順便走單幫的本錢。更每年寒暑假都回港一行，繼續走單幫，又每次回台都帶一部名牌單車，於是先出售走單幫帶來的走私貨，又再小心騎單車半年，勿使碰損，之後賣掉。然後拿這些錢去既泡妞（騎著名牌單車，泡妞更方便）又很四海地大交朋友，顯威風給師院那些人瞧瞧！

然而自尊心告訴筆者千萬不可如此，這種紈袴子的行為更教人瞧不起，到頭來求榮反辱！

可是，被開除究竟是恥辱，我不能一輩子在師院中人面前抬不起頭！於是筆者想到拍電映當導演，若能拍出好的影片，自然吐氣揚眉！

何以有此想法？這由於中學時演過話劇，而所演的諧劇的劇本都由筆者執筆，並自導自演，是想從電映方面找出路。恰好那時著名電映演員王元龍先生辦了一家

電映學校，乃往投考入學。

在學期間，同學們都希望被前來授課的導演們看中，能被提拔作明星。筆者卻想到編劇與導演是一部電映能否成功的關鍵，並非光靠大明星主演便能賣座，乃專注於這方面。

就在這期間，筆者的表兄周聰先生（已故）是一位夜總會的樂隊領班（後來成了香港商業電台第二台的台長），他也很想改行搞電映，因此他認識了粵語片名導演李晨風先生，李導演告訴他若想做導演，至少要看一百部片子並寫下心得與感想作為入門的開始。表兄將此意轉告，於是筆者很用心地看了一百二十部電映<sup>10</sup>。

剛開始時，我的筆記只是寫看了某影片很感動一類話，後來一想不對，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應注意這映片的導演用什麼方法感動觀眾啊！於是改從這一角度來看電影，分析一部片子的導演手法和技巧，然後寫筆記這番經驗對筆者後來從事史學研究有大助。由於習慣了分析工作，因此任何一條史料出現眼前，筆者馬上想到它有何作用。當然，這僅屬初步觀察而已，要經深入考據，纔知是否真個有此作用。

在電映學校受業一年之後，筆者注意到香港電映

向來未見什麼好劇本，而當年流行古裝片，但都拍得甚差<sup>11</sup>，想到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定有極多不為當時的編導所知<sup>12</sup>的動人故事，於是打算從歷史方面找新題材。加上電映學校因維持不住而結束，乃投考新亞書院，希望從這家以研究中國史出名的學府多學一點歷史知識。

入學之後，思想有了新的轉變，我發現自己的興趣並非真個在電影編導方面，其所以當初有此想法，純然爲了希望藉此有所表現而雪恥。如今就讀新亞的文史學系，倘使在這方面有所表現，豈非同樣能夠雪恥？

再者，在當年拍電映當導演這一行業在華人社會中的地位並不很高，即使事有所成，師院中人還是瞧不起我，若改走學術路線而有表現，能建立站得穩的學術地位，則師院中人想否定我也無從。於是筆者在大學部期間，專心地啃難啃的古籍，有機會泡妞也不泡，有同學逗我演話劇也不演，一心只想雪恥！

然而如何能有學術表現？筆者曾想過研究近代史，也想過研究歷史地理，但想到這兩門學科在師院都有人在講授，我若研究有成，人家可以說師院給我打好基礎！倘使我找上一門師院和新亞都沒有開講的學科，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這纔證明我行！證明一個被降低水準考進師院

的人其實並不差！於是選上研究佛教史這條路。

筆者選上佛教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倘若研究唐史、宋史之類，寫出的著作除了同行欣賞之外，不會獲得唐朝人、宋朝人的垂青。而研究佛教史，則除了同行欣賞之外，還會獲得現今的佛教出家眾與在家眾注意。這也許筆者出生於崇商的香港，故有點商業頭腦吧！

也正因為有點商業頭腦，故筆者不會獨沾一味地僅研究佛教史，我也會另寫一些非屬釋門史事的論文，一來可以作為調劑，另一方面，也可以擴大治學範圍，使自己有更廣的活動空間。如今在台灣工作，因此也研究一下台灣史，明年將有一篇有關《台灣通史》的論文面世。

讀者們或許會這樣問：你改行研究歷史，那麼以前所下付摩導演手法的工夫不是白費了嗎？不然，這些心得對撰寫學術論文有大用！何以言之？導演一部電映，首要是如何安排片中的情節，藉此引導觀眾接受這部片子所要表達的概念。而撰寫一篇史學論文，同樣要安排論述的先後，又要安排史料鋪陳的次序，讓讀者唸得下去，而接受你的見解，兩者有相通的地方。

舉個例說，余嘉錫先生撰〈楊家將故事考信錄〉（

收在《余嘉錫先生論學雜著》），由於余前輩的舊式寫法全不用注，文中某處只好將許多精彩的史料鋪排在一起，這相當於一群壯碩的摔角高手彼此纏在一起；摟抱在一起，看來像一堆人肉砌成的山，毫無看頭！筆者則不然，在拙作〈論佛祖統紀對紀傳體裁的運用〉（刊於《新亞學報》九卷一期），其中論及書中的「史表」之時，先引述清萬斯同氏所言「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即謂一部紀傳體的史書若設立「史表」，可以補救「本紀」和「列傳」所顧不到的地方），由於這句話一針見血地道出史表的功能，故放在正文之中。但這句話仍需有所闡釋，於是再在註三十五〈史表的功能〉中引四條清代史學家的理論來支持和補充萬氏之說。可是這些理論，都未能舉出實例，證明「史表」如何「所以通紀傳之窮」。

雖然筆者已在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稿》中找到例證，但想到若將這條史料也放在註三十五，則豈非重蹈余嘉錫先生的覆轍？於是在這條註中寫上一句「至於『表』如何在紀傳體史書中達成『通紀傳之窮』的效果，請更參本文註七一」，然後在註七十一〈表所以通紀傳之窮一例證〉中引述羅爾綱先生書中僅能給天王

洪秀全和幼天王洪天貴立〈本紀〉，而太平天國的「天京」陷落之後，仍有奉「太平天國」年號的捻軍繼續跟清兵作戰達四年之久，故羅先生特別立一個〈捻軍抗清表〉，緊接〈天王本紀〉之後「以續本紀未竟之紀年」。筆者作此安排，是爲了讓讀者賜閱拙作時可以舒緩一下，不必一口氣讀太多近似史料而覺得沉悶，這就是從付摩導演手法而得的成果。筆者教過的研究生都說我的著作很易讀，其實我以導演戲劇的手法來編排論文的結構<sup>13</sup>。

經過上述的一番轉折，筆者終於在就讀新亞書院附屬的研究所之後寫成了第一篇史學論文〈論兩漢迄南北朝河西之開發與儒學釋教之進展〉（刊交《新亞學報》五卷一期），總算先出一口氣，初步顯現一個「被降低水準考進來」的人底治學潛能。至於以後的發展，並不見得順利，甚至可謂坎坷。然而紫柏老人那兩句話一直在策勵著我，當筆者遇上困厄之時，會認爲也許上天嫌我的潛能發揮得不夠，因此加以「衆患燬之」，於是心中泰然！

走筆至此，不免想到倘使自己能在師院順利畢業，頂多不過一個平凡的；在偏遠地區執教的中學老師（因

爲成績平平，不會被分發到大都市的好學校授課），豈能有現今的國際學術地位？因此撰寫本文，向大家介紹紫柏老人這兩句勵志的金言，其中「天厚其人，衆患燬之」對一位在失意中或遭逢困厄的人而言，它所起的鼓舞作用或較之社會上流行的那句「吃苦如吃補」爲更勝。

至於「天薄其人，衆幸誘之」，不免教筆者想到人們每每祝福一位初出道的年輕人「一帆風順」，這句祝福的老話反而可能是最惡毒的咀咒<sup>14</sup>！

### 註：

1. 釋真可（一五四三—一六〇三）字達觀，號紫柏。佛家文獻每尊稱這位高僧作「紫柏老人」。
2. 收在《卍字續藏經》第一二六冊。
3. 釋真可即紫柏老人，參註一。
4. 所謂「學店」，指香港某些私立中學純為了賺錢而濫收學生，本來一個教室只能容納三十位同學上課，而校方卻硬擠進五十人。每當港英的教育官來巡視之時，教室中一半同學要逃上校舍屋頂的天台去躲。這些學校的校長在英殖民地教育司的註冊中，其身份為

Manager。因為港英明知他們將辦學當作做生意，故身份應屬「經理」之故。走筆至此，想起有某校的校長兼營電映院，當地的戲院遇上映片不賣座之時，他往往下令全校放假一天，把學生驅趕去看免費電映，用以製造「滿座」假相，目的是教街上行人看到散場時湧出大批「觀眾」，以為映片值得欣賞！

5. 當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又局面已穩之後，開始招收東南亞、印度以至香港、澳門的華人學生來讀大學或大專，用備儲才以圖再起。當年，我們港澳學生被安排於親中華民國的德明中學（今已結束，校址改建住宅）考筆試。

6. 當年港、澳的高中畢業生要經考試合格始能來台升學，而東南亞和印度的，則僅由就讀的僑校當局推薦，便可前來就讀。

7. 那時師院已升格而為「國立師範大學」因此證明書中有「師大」兩字。

8. 中華民國所以對來台就讀大學或大專的名額放寬，事緣當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Nixon）到東南亞訪問，他眼見東南亞各國的眾多華僑中學底畢業生升學無門，紛紛取道香港赴中國大陸去讀大學，覺得這種情況不

符美國利益。乃赴台灣商之。先總統蔣公，問可否增加各大學大專招收華僑學生的名額？先總統回說可以，但沒有辦理此事的經費。尼克森說錢不成問題，於是成交。從此東南亞華僑學生來台固然大增，連港澳也沾光，取錄名額由原先每年百多人驟增至六百人，甚至不合格的，也招收來台，先進各校新辦的「華僑學生先修班」，用補習方式增加其水平，考試合格，便正式入學作大一學生。

9. 參前註。

10. 光是大陸的電映「天仙配（掀起「黃梅調」風行一時的片子）」，筆者便看了十一遍，為的是想了解這部電映何以能在極差的物質條件之下拍得如此動人。及至後來改讀新亞書院的文史學系，「導演夢」一時未醒，在入學之初，仍繼續看電映做筆記，因此能看過一百二十部片子！

11. 尤其是一部由李麗華與張瑛主演的有關西施與范蠡的國語片，拍得一塌胡塗，劇情簡直不通！

12. 當年電影製作的預算中，編劇費偏低，一部電影劇本的酬金僅有兩、三百港元（當年五角錢已可吃得飽），無怪編劇們不認真創作了！至於預算中佔最大比例

的是什麼項目？男女主角兩位大明星的酬金是也！

13. 現今在學術界活動，其競爭非常激烈，學人所撰論文或專著是否易讀而為讀者所喜所接受，關係重大，因此提出向年輕學人示警。走筆至此，想起筆者師輩中有牟潤孫教授（一九〇八—一九八八）屬上世紀人，不知此理，整天說：「學術是千古事，論文如何寫？是作者的自由，讀著接不接受，管他！」其實他是中了古人的毒！何以言之？漢代有思想家楊雄者，寫了一部《太玄經》，人家看不懂，他說：「五百年後有楊子雲（楊雄字『子雲』）！」他認為雖然當世的人讀不懂自己的著作，但五百年後，終會出現了解我的人讀懂我寫的是什麼。然而如今兩千年過去了，又有誰理會這部《太玄經》？據筆者所知，僅見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查良鏞）先生在所著小說《俠客行》中提到這部書，但仍當作無人能懂的著作來處理。牟教授的覆轍，現今人切勿重蹈！

14. 走筆至此，想起一樁大悲劇！事緣筆者曾執教於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史事中鄭和曾航經的「西洋」某地的一家大學。這家大學的教員絕大部份是本校畢業的校友，他們往往在本地或外地取得一個碩士學位，便搶著回母校任教。甚至在外國拿到博士；已在歐美

大學講課的，也亟思能回母校得一教席。此無他，在母校教書，不必在外間受氣故也！他們在母校的晏安環境之下生活，漸漸不思振作，忘了發表有份量的學術著作是一位學術人員的命根子這一重要原則了。記得某年筆者替香港的學術刊物《中國學人》向他們邀稿，曾商之一位蘇姓同事，蘇碩士竟然說：「我對撰寫學術文字無興趣！」教筆者登時傻眼！那麼他們愛寫什麼文字呢？寫報紙文章！他們的理由是校董們都是社會上的大商家，定必天天看報，那麼自己在報上有文字發表，而且署名「XX大學講師某某」，自易給校董們留下印象云云。不禁教筆者為之黯然！孰知花無千日紅，某年當地政府忽然下令將這家大學跟另一家大學合併，而且是併入人家的體系中去，成了「細姨入宮」的現象！上述那些「依偎慈懷」的教員們因長久無學術著作，或著作寥寥，無法另找其他大學的教席，只好隨母校「入宮」。兩校合一之後，其中不能用英語授課；或英語差勁教同學們聽不懂的，紛紛被請走！這是長久享受「眾華」的悲劇，可歎也！筆者則因為一直有佛教史和俗世史的論文發表，雖然在兩校正式合併之前已不獲續約，但卻找到往澳大利亞讀博士學位的機會！